

南怀瑾先生极力推荐

于成龙 曾国藩 李鸿章 袁子才
张船山 胡林翼 端午桥

断案精华

大清拍案惊奇 (下册)

金人叹 吴果迟◎编著

9

海峡文艺出版社

南怀瑾先生极力推



* T253221 *

D929.49 / 3:2

于成龙 曾国藩 李鸿章 袁子才
张船山 胡林翼 端午桥



金人叹 吴果迟◎编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下 卷

道学先生张船山

- | | | |
|-----------|------------|------------|
| 窥 浴(267) | 娼 寮(269) | 叔 嫂(271) |
| 私塾先生(273) | 婢 女(275) | 逃 妻(278) |
| 兄 弟(280) | 望 门 寡(283) | 索 债(285) |
| 假银子(287) | 家财与美妾(289) | 玩 笑(291) |
| 老色鬼(293) | 鸳鸯谱(295) | 亲姐姐(297) |
| 妙莲庵(300) | 杀 奸(302) | 父仇二十年(305) |
| 酷 刑(309) | 容 金(312) | 雅 贼(315) |
| 淫 威(317) | 王喜儿(319) | 小 贼(322) |
| 酷 吏(324) | 鸡 奸(327) | 顶 命(329) |

钱庄(332) 谷仓(334) 店伙计(336)
女婿(339) 新娘(342) 姘居(344)

能吏胡林翼

计谋(349) 夺妻(351) 盗匪(353)
顾小红(356) 风化案(358) 杀夫(360)
疯犬噬人(362) 借尸(364) 赌徒(366)
猎艳(368) 卖妻(370) 蹊跷(372)
株连(376) 弟媳(378) 婚约(381)
大盗红麻子(383) 逃妾(385) 逼命(387)
夫妻三十年(389) 借妻(391) 小妾与书僮(393)
戏嫂(395) 干爹(397) 阴鹭(399)

文正曾国藩

教堂(405) 乱世(408) 水师(410)
育婴堂(415) 诚文人(421) 训武将(423)
识人与用人(425) 败将(428) 仇官(430)
恐怖之城(432)

满臣端午桥

新欢(437) 姘妇(439) 绿帽子(441)

- 贞婢月梅(443) 幼女(445) 出家(447)
郭家媳妇(449) 老虔婆(451) 船户(453)
秀贞(455) 天生两对(458) 朱梅生(460)
奸杀奸(463) 救徒(466) 小三(469)
雌淫虎(471) 苟合(473) 讼棍(475)
淑姑与贞姑(478) 新婚夜(480) 后娘(482)
隐情(484) 同僚(一)(486) 同僚(二)(488)
金屋(490) 销金窟(492) 白吃(494)
插手(496) 省钱(498) 欺死瞒生(500)
绣鞋(502) “小的”(504) 余辜(507)
赎妻(509) 贞节坊(511) 姜氏(513)
岳母(515) 穷极(517) 痴秀才(519)
黑衣人(521) 思凡(524) 儿媳卿卿(526)
转租(528) 猛打穷追(530) 分家(532)
旧宠(534) 状纸(536) 积钱与积福(538)
女店主(540) 秀才遇上兵(542) 官宦人家(544)
高利贷(546) 真武庙(548) 一女二夫(550)
县令(552) 两头大(553) 混帐儿子(555)
学费(557) 老好人(558) 破庙(560)

道学先生张船山

张船山，名问陶，遂宁县人。乾隆进士，清代诗和古文名家，兼擅书画。书法刚劲有力，画学徐渭，诗有李太白再世之誉。曾官山东莱州知府，颇著政声。其人性喜闲情，宗理学。精研历代史事，对古代的清官、循吏十分崇拜，并综合他们的经验以治民。不但公正廉明，且善于断案。文采飞扬，所批判牍斐然成章，为后世之楷模。

窺浴

少女杨二姐，六月炎天在房中洗澡。邻居李大根是个无赖子，早已垂涎二姐的美色，但杨家管得很严，李大根不能得手。今日见她在房中洗澡，便悄悄爬上短墙，暗中偷看。不想杨二姐的父亲早看出李大根不是善良之辈，已于一边监视，于是一下逮个正着，扭送到官。张船山问过案情，认为这是一种流氓行为，应该严惩。于是判李大根喝干那盆洗澡水，以禁再犯。他的判词是：

杨二姐如花少女，小姑无郎；李大根色胆包天，逾墙窥浴。平日垂涎已久，恨无机会可寻；一朝有隙可乘，不肯平空放过。小衣轻脱，背人悄试水温；绣带初松，宛然酥胸坦露。添双颊之潮红，徘徊顾影；耸两峰之尖挺，宛转凌波。水声叮咚，惊起好色登徒（宋玉写有《登徒子好色赋》）；香泽可亲，竟学逾墙宋玉。寺非普救，哪能待月西厢；地异巫山，岂有朝云暮雨。红窗六扇，门缝里见人好难；白屋三间，要破户穿墙不易。朦胧水雾，但见莲房含苞；依稀倩影，有如玉雕粉琢。如此色魔，吓破佳人小胆；当场抓获，被人扭送公堂。本府疾恶如仇，爱民如子。若不从严惩办，

何以匡正人心？风流罪过，不曾实施行动；菩萨心肠，暂且开放雀笼。浴汤喝尽，从此荡涤邪心；如兰之气，尽你开怀满饮。此判。

【判牍】

讯得杨二姐葳蕤弱质，小姑犹是无郎；而李大根豺虎性成，色胆竟思猎艳。往日之垂涎已久，恨无嫌隙可寻；一朝之机会忽来，讵肯平空放过。祸缘杨二姐罗襦乍解，背人情试兰汤；绣带旋松，随手抛将藕覆。添两颊之红潮，徘徊顾影；绾一弯之青黛，宛转凌波。而乃水声之轻蘸，顿惊隔院登徒，遂谓香泽之堪亲，遽效踰墙宋玉。寺非普救，无有张生；地异巫山，不逢神女。红窗六扇，欲窥浴兮何难，白屋三间，即偷香兮亦易。看含春之莲药，但有荷荷艳出水之珠胎。是真咄咄，奈此狡童吓破犀娘小胆。怜彼淑忍教鼠辈轩眉，扭赴讼庭，乞伸国法。含垢忍辱，似怨还嗔。本府疾恶如仇，爱民如子。若不从严惩办，何以正风化而匡人心。自当照律科刑，聊以安良善而戒来者。惟是风流罪过，未为入幕之宾；允当菩萨心肠，且放开笼之鸟。应判令李大根将杨二姐浴汤一饮而尽。识如兰之气，狂奴当亦无辞；充惜玉之心，巨盞无妨引满。此判。

娼 寮

李黄氏是个不正经的女子，她以前开过妓院，因官府花捐抽得太多，她便将公开的妓院关闭，另在小巷深处招了陈阿玉、袁仙琴等几个妇女干起暗娼行当，被人举报抓获。张船山判李黄氏打一百板子，押解回藉，陈阿玉等交官媒择配嫁人。他的判词道：

审得李黄氏：招蜂惹蝶，居然妓院领班；朝云暮雨，竟是传花使者。见了雪花银子，便可开门延宾；没有嫖客上门，竟然上街拉客。万里桥边，不少寻花之人；枇杷树下，常藏偷“鸡”之贼。是真淫窟，误尽苍生；为罪恶场，害人不浅。陈阿玉等，或因家贫而无助，误入娼门。更有受骗于匪人，堕此地狱。花开薄命，已入污泥；白壁受玷，终身大错。爱娼家好吃好喝，不知农事之艰难；恨自家早起晚归，哪有此地之快活。争相炫耀，廉耻已是扫地无存；群起效尤，风纪从此不要提起。涂脂抹粉，争夸颜色于今朝；吃醋争风，大打出手于明日。防微杜渐，宜未雨而绸缪；将情断理，示薄惩于堂上。李黄氏杖一百，递解回藉，不准再来；陈阿玉等发交官媒，择配嫁人，洗心革面。若再卖俏迎奸，立即从

严究办。房屋查封，财产充公。追莺逐燕，众嫖客莫道无情；宰“鸭”杀“鸡”，醋娘子应该鼓掌。

【判牍】

审得李黄氏招蜂惹蝶，居然仕女班头；倒凤颠鸾，宛尔氲氲使者。看入手之青蚨，便可开门延客；倾盈杯之红友，时为媚态向人。遂至枇杷花下，常来入幕之宾；万里桥边，不少问津之侣。是真淫窟，误尽苍生；嗟彼痴儿，挥空白镫。陈阿玉、袁琴仙、张大妞等，或蓬门弱质，因贫入卖笑之场；或昵比匪人，一误堕修罗之狱。母也天只，精皮肤时来巨棒之抽；人之无良，小鬼头难禁春心之动。可怜火坑，安有青莲；已入污泥，讵完白璧。然而花开薄命，只及于一身；草长含羞，毒将被于四境。盖娼女锦衣玉食，岂知稼穡之艰难；而良家夕织晨耕，不及勾栏之逸乐。势必争相炫耀，廉耻将为之荡然；或竟群起效尤，风纪更从此难问。而况涂脂抹粉，斗颜色于今朝；足令吃醋捩酸，风波于异日。防微杜渐，宜为未雨之绸缪；酌理衡情，聊示下官之薄罚。李黄氏着杖一百，递解回籍，不准再来。陈阿玉、袁琴仙、张大妞一并发交官媒择配，从此洗心革面，不妨婢学夫人。倘再卖俏迎奸，立即从严究办。房屋发封，龟奴开释。嗔莺叱燕，酸秀才莫道无情；逐莺留鸡，醋娘子料应抚掌。

叔 嫂

秦肇荣是个商人，经常往江南贩运货物，他的妻子白氏是个不守规矩的淫荡女子，独守空房，自然寂寞。秦肇荣的弟弟肇贵是个好色之徒，他见嫂嫂一人孤单，便常常言语挑逗，白氏终于心动了。叔嫂通奸，不顾廉耻。就是哥哥回来了也不避忌。终于有天在床上被哥哥抓个正着，扭控到官。张船山判肇荣可离婚，并将肇贵痛打一顿，枷号示众。他的判词是：

秦白氏生性淫荡，竟然姘上弟弟；秦肇贵不是陈平（陈平，汉高祖的大臣，史称他在家时盗嫂受金），居然也偷嫂嫂。红罗帐内，可记得伦常名教？兄长房中，可不是巫峡阳台。闹出这般笑话，兄弟争风；做些什么事情，叔嫂共枕。衣冠禽兽，奸情败露奈何；魑魅魍魉，世人都说可杀。况在青天白日，二人狼狈为奸；大庭广众之中，被人仓惶拖出。如天色胆，与我着实打来；惩戒淫心，看本官判决如下：秦肇贵枷示头门，饱受众人唾骂；秦白氏已犯七出之条，准予离异。此判。

【判牒】

咄尔秦白氏，既非新妇，妄想配参军；秦肇贵不是陈平，竟然盗长嫂。红罗帐里，可记得伦常名教；兄长房中，须不是巫峡阳台。闹出者般笑话，兄弟同科；做些什么事情，叔嫂并枕。衣冠禽兽，春光漏泄奈何；魑魅魍魉，国人皆曰可杀。况在青天白日，摩登抱了阿难；学他送暖偷寒，贾午接将韩寿。从被窝中拖出，到公堂更有何辞；在行奸所捉获，于法例自无宽恕。如天色胆，听隶役结实打来；做厥淫心，看本府判词之下。秦肇贵、秦白氏均着当堂重责，秦肇贵并须枷示头门，饱受众人唾骂。秦白氏已犯七出之条，照律断离。仍追秦肇荣聘娶财物，具领另娶。此判。

私塾先生

余永兴是个私塾先生，中年丧妻，与妓女沈小脚结下不解之缘。有媒人傅金氏和邵周氏不知个中细节，见他无妻，便从中作合，将陆润卿的妹妹说与他。陆润卿开始也不了解详情，便同意了这门婚事。余永兴便用一只玉镯为聘礼，订下了婚期。后来陆润卿了解了实情，知道妓女沈小脚已住在余永兴家中，妹妹去了等于是作妾。于是提出退婚，余永兴不同意，并说沈小脚是他表嫂。双方争执不下，打起官司。张船山问明情形后，判准予退婚。他的判词是：

据供：陆余两家订亲，为傅邵二人说合。玉镯一只，是为聘礼；生辰八字，即日送来。正要商订喜期，不想事有变故。余永兴与沈小脚伊同夫妻；陆氏女过门便是作妾。虽称表嫂，岂能同居；瓜李之嫌，难得清白。妓院为家，不是正人君子；丑闻远播，岂是良善之辈。妾生左拥右抱之心，哪是浓桃艳李之配。准予退婚，另择佳婿。

【判臆】

据陆润卿供，去年二月间，傅金氏、邵周氏来称，有余永兴向以教读为生，愿为胞妹作伐。傅金氏并言在伊家完婚。小的当发草八字一张，收到玉镯一双。言明俟访查余永兴，若果行止端方，再行过礼。嗣于年底，傅金氏来约喜期，订于是月十九日，在四面街沈小脚家完娶。小的邀亲友查明，沈小脚著名卖娼为生，与余永兴伊同夫妇，是以不愿结亲，求为作主。质之余永兴，供称在沈小脚家居住不讳，惟称是伊表嫂。此案既系联结姻亲，岂有仅凭一草八字之理，既未立有婚书，而欲谐百年偕老之好。賡三星在户之章，于理既不可通，于礼亦嫌未合。陆润卿耻与余永兴联姻，吴越之势已成，朱陈之谊难合。且沈小脚访得实系娼家，余永兴既称表嫂，那可同居。以娼寮为家，秽声早播；以民女为妾，居心匪良。本非称秣李夭桃之匹，妄生左拥右抱之心。若勉为伉俪之好，是必生瓜李之嫌。应命陆润卿为其妹另择佳婿，其所受玉镯针线，着即悉数退还完案。

婢女

罗玉生妻子朱氏，是个既能干又贤惠的女子。结婚后上敬公婆，下爱弟妹，夫妇二人更是相敬如宾。不想罗家的婢女秀英早就与主人有一腿，罗玉生并许了娶她作正室。眼下见朱氏进门，那一腔怒火便全发在朱氏身上，朱氏尚蒙在鼓里。不久，公公婆婆都对她挑剔起来，朱氏送来茶水不是热了就是冷了；就是作个揖也说是歪的。罗玉生更是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朱氏不明白这一切全是秀英在暗中作祟，以为是自己命苦。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娘家，罗玉生迫于舆论，又去把她接回；朱氏这时已怀孕了，作事有些迟缓，秀英又无事生非，罗玉生又恢复本性。朱氏只好又回娘家。不久，便生下一个大胖小子。罗家可是三房单传，百亩良田一根秧，十分看重这个孙子。于是又要去将媳妇接回。朱氏这回可是铁了心，坚决不愿回去，于是罗家便将这事捅到衙门里，说朱氏想改嫁。张船山问明来龙去脉后，将婢女秀英痛责一顿，令将她迅速嫁出，并劝夫妇和好。他的判词如下：

朱氏女四德俱全，并无过失；罗玉生误信小人，反目为仇。谗言入耳，不念结发情深；雷霆施威，何来伉俪弥笃？

洗手作羹汤，公婆不喜；三日断五匹，大人嫌迟。屡遭垢骂，遂返母家。分居两地，视丈夫如同路人；珠胎已结，一块肉不能割弃。产子娘家，朱氏女啾啾在怀；爱屋及乌，罗玉生幡然悔悟。夫妻诟谇，无非细故；破镜重圆，却又何妨。正本清源，小妮子罪责难逃；拔弄是非，秀英女应当严惩。罗玉生速为择配，清除祸根；朱氏女母子回归，合家团聚。此判。

【判牍】

讯据罗玉生前凭媒妁，娶朱仇氏之女为妻。过门后画眉窗启，于喁之乐无穷；结发恩深，伉俪之情弥笃。嗣因罗玉生家所畜婢女秀英，常以细故，拔弄是非，萋菲贝锦，听谗口之时证。蕙苡明珠，亦流言之可畏。致朱氏不得舅姑及其夫之欢心，作羹洗手，屡闻姑恶之啼；低首下心，犹惹檀奴之怒。屡遭詈骂，遂返母家。依傍其母朱仇氏过活。迭经亲戚为之劝解，朱氏始敛怨来归，含颦入户。后朱氏因怀孕，不耐劳苦。其姑与夫犹不相谅，责其懒惰，不假辞色。朱氏遂重返母家，次年在母家生一子。阿侯怀里，乍试啼声；少妇卢家，重看笑靥。罗姓以朱氏业已生子，愿意接回。朱仇氏以其夫妇已爻占脱幅，义等大归，朱氏亦不愿再归。罗玉生乃以意图改嫁等词稟控到署。查朱氏自到夫家，尚循妇道。从前之诟谇时间，无非细故；今日之重收覆水，亦复何妨。矧因生子罗姓，既已尽释前嫌，自此言和。朱氏亦宜不念旧恶，罗玉生愿从优相待，朱仇氏本非意欲悔婚，合令两造当堂具结，和好如初。朱氏母子，断交罗玉生领回